

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译丛·学术名著系列

权力与相互依赖

〔美〕罗伯特·基欧汉 (Robert O. Keohane) 著
约瑟夫·奈 (Joseph S. Nye, Jr.) 著
门洪华 译

第四版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4th Edition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权力与相互依赖

〔美〕罗伯特·基欧汉 (Robert O. Keohane) 著
约瑟夫·奈 (Joseph S. Nye, Jr.) 著
门洪华 译

第四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11-294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力与相互依赖:第4版/(美)基欧汉(Keohane,R.), (美)奈(Nye,J.)著;
门洪华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

(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译丛·学术名著系列)

ISBN 978-7-301-19825-4

I. ①权… II. ①基… ②奈… ③门… III. ①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IV. ① D8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52235号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PEARSON EDUCATION ASIA LIMITED
an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title from Proprietor's edition of the Work.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titl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4th edition**

by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 2012, 2001, 1997 by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EISBN:9780205082919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Pearson Education, Inc., publishing
as Longma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and distribution onl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
clusive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o SAR and Taiwan).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由 Pearson Education 授权给北京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境内(不包括中
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出版发行。

本书封面贴有 Pearson Education(培生教育出版集团)激光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书 名: 权力与相互依赖(第四版)

著作责任者: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 门洪华译

责任编辑: 金娟萍 张盈盈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9825-4/D·300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24.25印张 394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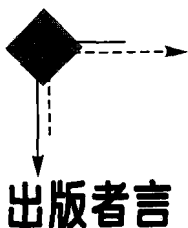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0.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我们一直在呼吁建设独立自主的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科，但在全球化思潮的影响下，学科交叉如此频繁和复杂，实现国际关系学学科的完全自主似乎已成为不可能。但是，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学科建设依然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业。为了推动这项事业，我们采取原版影印的方式，组织引进了一批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科领域颇有影响的国外（主要是美国）教科书，也就是我们已经出版的《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原版影印丛书》。在推出那套影印丛书的同时，我们还选择了一批最有影响的学术经典著作，推出了一个影印版的《学术精品系列》，与原版教科书共同构成了一个原文教学和科研的参考大系。

如今，我们在这个大系的基础上，再推出一个翻译版的大系，即现在的这个《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译丛》。目前我们把这个译丛分成两个子系列：一是《经典教材系列》，一是《学术名著系列》。

《经典教材系列》着力引进国外著名的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专业的大学教科书，按照其侧重点的不同，分别涉及世界政治（或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美国外交政策等等，以期对我国现行的高校教科书体系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同时也起到对照和激励的作用。因此，我们在选择国外教科书时奉行的宗旨是：服务于我国高校的教学和学科建设，向广大大学生和更多读者提供最具亲和力的专业读物。当然，我们的态度以及我们所倡导的态度始终是“拿来主义”的，绝对不主张照搬照抄国外的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国外教科书有其丰富多彩、生动活泼、注重基础、亲和力强的特点，这是我们应该借鉴的，但也有一些弱点，比如主要针对的是其本国的大学生，而且往往带着发达国家的政治“有色镜”，这些都

值得我们在阅读和使用时加以分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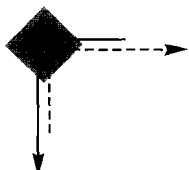
《学术名著系列》则重点选择本专业领域内的名家代表作,侧重学术性、专业性,但不唯流派、不倡门户之见,坚持开放性和多元化的原则,让国内的学术界了解到国外国际关系学术界“百花齐放”的特征,从中感受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魅力、体悟精华、掘采灵气,以期对我国的国际关系学术发展起到启迪思维、放宽视野、见贤思齐的效应。因此,我们在选书时既优选长盛不衰的大师经典,也青睐学术新秀的最新开拓;既聚焦于声名远播的方家文墨,也不拒绝学界“孺子牛”的真心书写;既热衷于那些坚守学科自主的佳作,也投好于那些跨越学科篱墙而独树一帜的名品。当然,学术的限度永远存在。学术著作应该是开启智慧的钥匙,而不应该是束缚思维的绳索,我们引进国外学术名著的意旨和诚界也在于此,故亦请读者明辨。

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尤其是其基础部分,更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这项系统工程的一小部分,希望有更多的教员和学生以及更多的出版界同仁参与到我们的这项工作中来,共同把我国的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这门学科推到世界水平上,不仅在世界上创出更多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学术成果,而且搭建一个供各国学界同仁交流的学术舞台。

希望我们的呼吁和努力一如蓝天鸽哨,长久地留响于读者诸君的心际!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3月1日



构筑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基石

——译者前言

门洪华

《权力与相互依赖》由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合著，是一部颇有理论建树的力作。1977年，该书第一版出版，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派挑战(新)现实主义理论主导地位的开始，构成新自由制度主义兴起的理论基石；1989年，该书重版并增加了对批评的回应；2001年该书第三版出版，2012年该书第四版出版，两位学者将全球化、国际机制与相互依赖概念相整合，指点国际局势，激扬文字，对21世纪初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进行严肃的理论分析，成为代表新自由制度主义发展的巅峰之作。自1977年以来，该书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引用频率最高的著作之一，其真知灼见力透纸背，被视为“不可替代之作”^①。

20世纪60、70年代，国际关系出现大分化、大组合，一度有美国霸权衰落之说。对此，美国学术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和政策建议，而《权力与相互依赖》的复合相互依赖模式公认是最有解释力的理论之一。此后，以复合相互依赖理想模式为基石，基欧汉建构了新自由制度主义(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理论模式，使之成为与新现实主义比肩而

^① 王逸舟：“‘国际规则’理论及其启示——再说〈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年第3期，第89—92页；Kendall Sittles, in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New York: Addison-Wesley and Longman, 2001, “Back Cover”。

立,甚至取代其主导地位的体系理论(systemic theory)。^①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全球化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与实践变革的驱动力,基欧汉与奈殊途同归,共同致力于全球治理的探究,并提出全球主义治理的理论框架。^②可以说,《权力与相互依赖》的理论主题——特别是复合相互依赖模式——构成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基石。

从逻辑线索上讲,《权力与相互依赖》(四)由理论框架、现实验证、批评回应与理论发展等四个相互联系的部分组成。在理论框架部分,作者剖析相互依赖的概念,提出敏感性相互依赖和脆弱性相互依赖的区分,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之间建立联系框架;在批评政治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提出“复合相互依赖”的理想模式;提出国际机制概念及国际机制变迁的解释模式,从而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崛起奠定了理论基础。在现实验证部分,作者分别从海洋领域、国际货币领域、美加关系、美澳关系等方面就国际机制变迁予以解释,验证自己的理论主张;剖析美国与复合相互依赖的关系,就美国外交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在批评回应部分,作者对《权力与相互依赖》的理论批评做出回应,并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发展贯穿其中,强调自身理论的价值及其限制条件,指明未来理论的发展方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球化驶上快车道,美国“单极霸权”的战略图谋越来越突出。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将走向何方?在理论发展部分,两位学者敏锐地抓住信息时代、全球主义两个概念,提出如何以国际机制(国际制度)为核心、

①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Can Interdependence Work?” *Foreign Policy*, Spring 1998, pp. 82—96; Joseph Nye,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政治学的三种体系理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6期,第5—10页;门洪华:《和平的纬度: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一章;等等。

②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Introduction”, in Joseph Nye and John Donahue (eds.), *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0, pp. 1—41;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Jr., “Globalization: What’s New? What’s Not (And So What?)” *Foreign Policy*, Spring 2000, pp. 104—119; Robert Keohane,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March 2001, pp. 1—13; Robert Keohane, “The Globalization of Informal Violence, Interdependence and Legitimacy in World Politics After September 11” (forthcoming); Joseph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etc.

对全球主义进行治理的新思路。

《权力与相互依赖》是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双剑合璧之作,既有理论上的深度建构,也有实践上的指导价值,“征战沙场,剑强于笔;长远观之,却是笔指导剑”恰是本书的点睛之笔。笔者拟从理论建构的角度剖析本书的学术价值,具体地说,从核心概念、核心命题、研究纲领三个方面剖析其理论价值,阐明本书理论主题是构建新自由制度主义基石的观点;结合对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纲领的阐述,阐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之“中间道路”的价值及其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启示。

一、核心概念的厘定

相互依赖、国际机制(国际制度)、全球化(全球主义)、国际治理构成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概念,相互依赖、国际机制为其他概念的基础。

相互依赖古已有之,中国早有“唇亡齿寒”、“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之论;古希腊城邦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相互依赖关系。^①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②。20世纪中叶以来,复合相互依赖程度日趋加深,国际机制(国际制度)的作用逐渐突出,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指出:“20世纪70年代,相互依赖的说法不绝于耳;到了90年代,耳濡目染皆全球化也。”^③

自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阐明“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以来,相互依赖成为学术界几乎最为流行的术语(buzzword),关于相互依赖的探讨如火如荼,任何论述国际关系的理论探讨和新理论的出现莫不以此为背景和探讨问题的现实渊源^④,而复合相互依赖也成为论述国家间关系和超国家(supranational)关系的主体理论之一。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约翰·斯帕尼尔、丹尼斯·皮雷奇斯、斯坦利·霍夫曼

① Barry Hughes,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The Clash of Perspectives*,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91, p. 218.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③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Globalization: What’s New? What’s Not (And So What?)”, pp. 104—119.

④ 新现实主义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化理论等理论对相互依赖的描述能充分证明这一点。

等学者都曾论述过相互依赖^①,其中尤以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理论建构为代表。

相互依赖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学术界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基欧汉和奈指出,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赖指的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首先,相互依赖有赖于强制力或者要付出代价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联系。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指出,相互依赖指的是“相互的但又不平等的依附关系”^②。这就是所谓的“非对称相互依赖”或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性。^③ 政治经济旧秩序维持着旧殖民地对发达国家依赖的现实证明了这一点。相互依赖是普遍存在的,但非对称性的特征潜伏着产生一个国家依附于另一个国家的可能性。其次,相互依赖的含义并不局限于互利(mutual benefit)的情形,并不是以互利为特征的。相互依赖关系的代价和收益的核心是如何分配收益,追求最大限度的收益(不管是相对收益还是绝对收益)是行为体的本质特征。再次,相互依赖并不一定导致合作,遑论促进和平。^④ 自由主义者认为相互依赖是和平的源泉,随着相互依赖网络的扩大,各国的合作关系不难培育出来。而在马克思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看来,相互依赖是冲突和不安全的原因。^⑤ 吉尔平认为,“经济相互依赖在社会集团以及国家之间建立了一种实力关系……相互依赖产生了一种可供利用和操纵的脆弱性。……作为这一情况的对策,各个国家均努力加强自己的独立性,而增加他国对自己的依赖性”^⑥。肯尼思·沃尔兹(亦译作肯尼思·华尔兹)精辟地指出,“破坏相互依赖的关系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意思也就说尽了”,“相互依赖也会加快战争的到来”,“把世界视为一个单位并称之为相

① Robert Keohane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7; John Spanier, *Game Nations Play: Analys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8; Dennis Pirages, *Global Ecopolitics: The New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uxbury Press, 1978; John Ruggie, *The Antinomies of Interdepende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etc.

② [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

③ [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0页。

④ [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七章;梅然:《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9期,第65—69页。

⑤ [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第70页。

⑥ 同上书,第30页。

互依赖,在逻辑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蒙昧主义的”。^① 相互依赖引发国际合作的愿望,但只能使各行为体的关系加深,是否能够达成合作与和平还要考虑诸因素的博弈结果。而且,相互依赖的加深并非没有限度,盛极而衰亦是天然法则。

基欧汉和奈在相互依赖概念上的重大贡献在于,源于对国家之间财富和权力不平衡分配的强调,他们集中关注相互依赖的非对称程度,强调权力在相互依赖中的作用^②,并借此提出分析相互依赖的两个变量:敏感性和脆弱性。敏感性测量的是一个行为体环境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他行为体,这表示,个体行为体面对的结果是被集体控制的;脆弱性测量的是行为体终止一种关系需要付出的代价。当这两个因素都处于高度不平衡的状态时,就出现依赖现象(而非相互依赖)。敏感性似乎更接近相互依赖的实质意义,但脆弱性却是决定国家怎样采取回应行动的关键因素。相互依赖是一个程度问题,取决于一个情景中互动的动力密度。^③ 他们指出,敏感性指的是某政策框架内做出反应的程度——一国变化导致另一国家发生有代价变化的速度多快? 所付出的代价多大? 而脆弱性相互依赖的衡量标准只能是,在一段时间内,行为体为有效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做出调整应付的代价。其次,他们针对现实主义理想模式的核心判断(国家是国际政治最重要的行为体,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是行使权力的最有效工具,世界政治中的问题有等级之分,军事安全最为重要),提出复合相互依赖的概念或曰理想模式:各个社会的多渠道联系;国家之间关系的议题包括许多无明确或固定等级之分的问题;在复合相互依赖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政府不在自己所处地区内或在某些问题上对其他政府使用军事力量。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断言,上述三个特征比现实主义接近于经济和生态相互依赖方面的全球性问题,更有助于表现当前国家之间关系的特性。通过对复合相互依赖的界定,基欧汉和奈既表明了自己对此前国际关系研究的继承性,又体现了自己的独创性,昭示着建构新的研究纲领(research programme)的努力。

国际机制的概念与相互依赖紧密相关。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里程

① [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23页、第167页、第191—193页。

② Michael Suhr, “Robert O. Keohane: A Contemporary Classic”, in Iver Neumann and Ole Waver (eds.),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sters in the Making*, London: Routledge, 1997, pp. 90—120.

③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31—437页。

上,国际机制理论与相互依赖理论是齐头并进的,国际机制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国际关系的复合相互依赖模式发展而来,80年代成为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争论的焦点。^①有的学者指出,“国家对相互依赖挑战的主要而非排他性的综合反应是国际机制的创立”^②。

相互依赖导致某些规则和制度安排,这种规则和制度被称为国际机制(更广泛意义上被称为国际制度)。基欧汉和奈指出,相互依赖关系发生在调节行为体行为并控制其行为结果的规则、规范和程序的网络中,或受到该网络的影响,并将对相互依赖关系产生影响的一系列控制性安排称为国际机制。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指出,机制是“在相互依赖的背景下为控制冲突而实施的人为安排”^③。肯尼思·沃尔兹认为,“由于各国的紧密依赖,任何一国如不遵循成功的惯例,就会陷入不利境地。这样,各国之间的相同点便增加了。这种相同点是系统作用的结果。人们正是把这种相同点归因于各国对所谓国家行为规则的接受”^④。“在公认的观点看来,相互依赖的增长已经使地球缩小,并且造就了对世界事务进行集中管理的可能性。”^⑤而所谓“管理”的最集中的体现和基本特征就是国际机制的创立。相互依赖是国家之间相互影响且双方都为此付出成本的一种状态。由于双方都付出了成本,相互之间的依赖程度有所加深,双方的自主权也受到某些原则、规则或惯例的约束。从成本—效益分析中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制度的安排既是必需的也是可能的。这就为国际机制的产生与发展创造了活动空间和推动力。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出现就伴随着国际机制的产生。国际规范的出现可追溯到古希腊的时代,那时各城邦之间已经存在实质性的相互依赖关系。^⑥随着国家之间交往的加深,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也加深了,从而导致国际规范和规则不断发展。笔者因此得出一个可供讨论的观点:从人类发展的漫长历程来看,相

① Chris Brow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oundmills: Macmillian Press Ltd., 1997, p. 170.

② Robert M. Crawford, *Regime Theory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Rethinking Neoliberal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artmouth: 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p. 53.

③ Ernst Haas, “Word Can Hurt You; or, Who Said What to Whom About Regimes”, in Stephen Krasner,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54.

④ [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55页。

⑤ 同上书,第254页。

⑥ Robert M. Crawford, *Regime Theory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Rethinking Neoliberal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0—21.

互依赖与国际机制存在着正比关系；所谓“全球化”是相互依赖规模最大化的结果，也是国际机制的规模和作用最大化的契机。

随着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相互依赖程度的日益深化，国际机制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国际机制这一概念无论在理论著作还是大众传媒中都得到越来越频繁的运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机制逐渐成为诸多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论述对象和研究重点。1981年，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提出了迄今最为权威的国际机制定义：“在国际关系特定问题领域里行为体愿望汇聚而成的一整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principles)、规范(norms)、规则(rules)和决策程序(decision-making procedures)。所谓原则，是指对事实、因果关系和诚实的信仰；所谓规范，是指以权利和义务方式确立的行为标准；所谓规则，是指对行动的专门规定和禁止；所谓决策程序，是指流行的决定和执行集体选择政策的习惯。”^①基欧汉对该定义提出批评，认为原则、规则、规范之间的区别不甚清楚，有损概念的科学性，他将国际机制定义为，“有关国际关系特定问题领域的、政府同意建立的有明确规则的制度”^②。进而，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是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的体系：正式的政府间国际组织(IGOs)和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s)、国际机制和国际惯例(conventions)。其中，“国际机制”即克拉斯纳定义中明示的机制，而“国际惯例”即克拉斯纳定义中默示的机制。^③基欧汉将国际机制的概念扩展到国际制度，将素来与国际机制难以区分的国际组织包容在国际制度概念中，从而建立了比较严谨的国际制度体系，奠定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基础。^④

全球化是相互依赖规模最大化的过程，它不仅指系统内和单元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更侧重从整个系统的角度肯定系统的各种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对所有系统单位的整合作用。^⑤全球化是20世纪90年代的时

① Stephen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1982, p. 186

②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 4.

③ Ibid., pp. 3—4.

④ 详见门洪华：《和平的纬度：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研究》，第一章第一节“国际机制的概念”部分。

⑤ 冯绍雷等：《关于全球性与民族性的对话》，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9年第3期，第4—14页。

髦用语。基欧汉和奈指出,他们关于相互依赖的定义——“这种说法意在表明,人们普遍认识到世界政治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当然,这种模糊的说法也意味着,人们对变化的理解还是肤浅的。”——同样适用于全球化。全球化与相互依赖概念有着深厚的渊源,从某些方面说,全球化只是替代相互依赖来描述经济开放和一体化深入的时髦词语,如约翰·鲁杰(John Ruggie)指出的,全球化与相互依赖的关系,就像联邦快递(Federal Express)对于不同国家邮局之间的信件交换。^① 基欧汉和奈以全球主义的概念将二者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全球主义是相互依赖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它并不意味着世界大同。全球主义古已有之,是“需要有关各方付出代价的、跨国或国际相互联系的、空间广阔的网络”,全球化就是全球主义增加的过程。全球主义的加强——相互依赖网络的深化——不仅是程度的变化,还意味着不同的相互依赖关系在更多的环节上进一步交织在一起。因此,某一个地方发生的事件,也许会对其他地区造成重大影响。^② 新自由制度主义看到了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现实,它没有告诉我们全球化的最终结果是什么,但却准确指出了相互依赖与全球化进程的结果:国际关系中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等级制度模糊化;问题的层次性更加明显,而且彼此关联增加了;依靠军事力量解决的问题少了,作用也降低了。与此相联系,国际机制的网络拓展了,其作用突出了。他们强调,相互依赖的复杂性对现实主义地理解全球化和全球主义至为关键,尤其是,相互依赖并非仅仅是经济的,也存在战略的、环境的和观念的相互依赖;而同样作为多维现象的全球主义也包括经济全球主义、军事全球主义、环境全球主义、社会和文化全球主义等诸多层面。

在定义全球主义的时候,他们不仅继续强调敏感性和脆弱性,而且提出了关联性的概念,并强调其重要意义。以此为基础,他们提出了全球治理的概念和意义。他们指出,随着相互依赖网络的加深,贸易、金融、环境和安全等问题越来越难以分割,各有为其服务的国际制度。世界体系越来越像一个政体,正式、非正式的进程与制度指导并制约集体行为,治理的问题由此而生。从全球的角度讲,治理问题即全球社会的各种制度与

^① Robert O. Keohane, “From Interdependence and Institutions to 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Introduction to *Institutions, Law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December 14, 2001 (Manuscript).

^②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Jr., “Globalization: What’s New? What’s Not (And So What?)” pp. 104—119;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4th Edition), pp. 228—232.

进程如何有效地、合法地编织起来,发挥作用。^①

以上分析表明,相互依赖、国际机制是构成其他新自由制度主义概念的基础,而这些概念又都是以美国为核心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本身就是相互依赖的杰作,而当今的国际机制(国际制度)、全球化(全球主义)、国际治理都是美国有意为之的产物。

二、核心命题的探讨

《权力与相互依赖》的核心命题有如下三个:建构复合相互依赖的理想模式,解释国际机制的变迁,探究全球主义的治理。从基欧汉近四十年的学术生涯及其研究成果来看,其学术抱负就在于回答在相互依赖的世界上国际制度如何运作。^②《权力与相互依赖》可谓其学术成就的第一块理论基石。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中,基欧汉和奈以对相互依赖的探讨为逻辑起点,探讨国际机制变迁,从而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建构提供了理论基础;通过对全球化(全球主义)及其治理的探讨,进一步发展了新自由制度主义。

1. 建构复合相互依赖的理想模式

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变得如此紧密,以致所有国家都受到了严格制约。国家不断地、更多地卷入彼此的事务,它们变得越来越依赖于自己边界之外的事务。^③基欧汉和奈强调非对称相互依赖是一种权力资源,从而将权力与相互依赖连接起来。相互依赖并不意味着行为者的利益处于和谐状态或权力关系不重要,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指出,相互依赖实际上是一种混合动机博弈,冲突、和谐均有充分表现,而权力是相互依赖的内在因素。^④在相互依赖关系中,相比行为者是独立或自主的情况下,权力体现得更明显。^⑤相互依赖掩盖了美国特殊的地位,所以

^① Robert O. Keohane, "From Interdependence and Institutions to 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Introduction to *Institutions, Law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December 14, 2001 (Manuscript).

^② Robert O. Keohane, "From Interdependence and Institutions to 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Introduction to *Institutions, Law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December 14, 2001 (Manuscript).

^③ [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68页。

^④ Thomas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5—12; 海伦·米尔纳:《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无政府假设》,载大卫·鲍德温主编:《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171页。

^⑤ [美]海伦·米尔纳:《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无政府假设》,第143—171页。

必须把相互依赖拆开,指明某些国家相对依附、另一些国家相对独立的特殊情况。^① 为了避免该概念使用随便而导致的思想限制,他们重新定义和解释相互依赖,其定义相对宽泛,将武力、经济等战略问题也纳入其中,视之为包含以行为体之间有代价的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境。^② 他们创造性地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的概念,将之作为分析多元跨国问题情境的理想模式。他们强调相互依赖的脆弱性和敏感性,使美国在全球相互依赖中的特殊地位凸现了出来。

在相互依赖尤其是经济相互依赖普遍存在的情形下,世界政治的特征是什么? 这是本书试图解答的一个主要问题。

基欧汉和奈表明自己的目的是,批判现实主义的理想模式,提出新研究纲领的构想。作者概述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国家之间存在着现实的或潜在的冲突,国家随时都有可能动用武力;每一个国家都力图保卫自己的疆土和利益免受现实威胁或臆想的威胁。国家之间的政治一体化微不足道,而且只有符合最强大国家利益的时候才有可能存在下去;跨国行为体或者不存在,或者在政治上无足轻重,国家生存端视其能否明智地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国际政治体系的稳定端视政治家能否成功地调整其利益追求,建立行之有效的势力均衡。作者指出,同时批驳这些假设,我们可以设想出一个完全相反的理想模式:非国家行为体直接参与世界政治,各问题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等级区分,而武力并非有效的政策工具。这就是复合相互依赖的本质特征。具体地说,复合相互依赖的理想模式包含如下核心内容:其一,各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它包括政府精英之间的非正式联系或对外部门的正式安排;非政府精英之间的非正式联系(包括面对面的交流或通过电讯联系);跨国组织(如多国银行或多国公司)等,这些渠道可以概括为国家间联系、跨政府联系和跨国联系。其二,国家间关系的议程包括许多没有明确或固定等级之分的问题,它意味着军事安全并非始终是国家间关系的首要问题。其三,当复合相互依赖普遍存在时,一国政府不在本地区内或在某些问题上对他国政府动用武力。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明确或含蓄地否认以上三个假设的准确性,所以他们的模式是以否定国家是单一性的、理性的国际行为体这一现实主义的

^① [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82页、第186页。

^② Robert O. Keohane, "From Interdependence and Institutions to 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Introduction to *Institutions, Law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December 14, 2001 (Manuscript).

根本假定为特征的。^① 作者强调指出,他们所提出的三个基本条件非常符合某些全球经济和生态相互依赖的状况,也接近于勾勒出国家之间全部关系的特征;他们并不认为复合相互依赖完全忠实地反映了世界的政治现实,恰恰相反的是,复合相互依赖与现实主义的观点一样,都是理想模式。大多数世界政治的实际情况往往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不过,复合相互依赖正越来越反映出世界许多地区的现实,而且,与简单的仅仅关注权力和安全的国际关系理论所反映的世界政治的模糊面貌相比,它对现实的反映更为准确。^② 在某些情况下,现实主义的假设准确或基本准确地解释了世界政治的现状;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复合相互依赖更好地解释了世界政治的现实。

复合相互依赖的三个主要特征导致不同的政治过程,而这些政治过程将权力资源转化为控制结果的权力。在一个复合相互依赖的世界里,应强调国家应该追求目标的多样性。由于问题之间缺乏明确的等级之分,各个问题的目标追求应该不同,而且问题之间的联系也不甚密切。每一个官僚机构将追求自身目标的达成;如果一个问题影响多个机构,这些机构会在此问题上达成妥协,但它们难以保持政策的持久不变。而且,跨国行为体将把不同的目标引入各类问题中。

2. 解释国际机制的变迁

国际机制为什么演变、如何演变?这是《权力与相互依赖》探讨的第二个核心命题。

世界政治中的规则和程序从来不像井然有序的国内政治制度那样完整或具有自主性,国际机制的有效性因时而异、因问题领域而异。由于国际机制对数国或多个国家在某个具体问题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往往影响巨大,研究国际机制的变迁可以更好地理解权力与相互依赖。

相互依赖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国际机制的变迁,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指出,就某些国家和许多国家在某个问题上存在的相互依赖关系来说,某些国际机制经常还是具有重要影响的。国际机制影响国家的能力和利益,基欧汉称之为“机制依赖能力”。随着国际复合相互依赖的增加和各国政策的变化,政治学家开始重新定义国际制度,国际制度在国际机制的基础上予以拓展,并包含着国际机制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

^①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译者前言”第10页。

^②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Jr., “Globalization: What’s New? What’s Not (And So What?)” pp. 104—119.

国际机制研究的重心从描述相互依赖和国际机制现象转向深入分析国家合作的条件。主权国家间的合作是如何发生的?国际制度又怎样影响了它?^①相互依赖作为分析问题的实质性背景,一直是国际机制变迁研究的根本出发点之一。相互依赖也影响着国际机制的作用。由于相互依赖的存在,国际机制有时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国际机制不能超越国家权威和国际政治的现实,其作用依赖于特定环境综合因素的评估。在相互依赖关系中,各方的依赖程度不一,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存在着非对称性。因此,相互依赖对各方自主权的限制程度也是不一样的。相互依赖的这一特点影响着国际机制的脆弱性。相互依赖意味着参与各方要付出代价,国际机制可以为这些代价提供某种适度的保证,各国在可承受成本的范围内也会接受相应的制度安排。但是,无政府状态和国家利益的考虑是具有根本意义的。机制依赖于共享利益,但是集体行动往往导致短视行为,导致共同利益难以发现和维系。^②如卢梭指出的,猎手也许选择个人追捕兔子而不是合作追逐麋鹿。^③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国家利益的考虑直接导致了国际机制作用的限度。肯尼思·沃尔兹指出,“相互依赖的增长无疑会导致管理集体事务必要性的增加,但它不会创造能够进行这种管理的管理者”^④。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国际机制的脆弱性以及其 他国际政治的现实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大国仍然充当着国际事务的管理者。我们不否认,从理论上讲,即使最强大的国家(如当前的美国)也越来越依赖国际机制^⑤,但国际政治的现实表明,国际机制仍不过是权力链上新的一环,其作用是赋予国家权力,而不是束缚它们的手脚。^⑥

基欧汉和奈提出了解释国际机制变迁的四种基本模式,即经济进程解释模式、总体权力结构解释模式、问题结构解释模式、国际组织解释模式。概言之,一个模式以经济和技术变革为基础;两个模式是结构性的——其中一个使用总体权力结构预测结果,另一个依赖各问题领域内

①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Can Interdependence Work?" pp. 82—96.

②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 246.

③ Rousseau Jean-Jacques, *A Discourse on the Origin of Inequality*, New York: E. P. Dutton, 1950, p. 238

④ [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254页。

⑤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Can Interdependence Work?" pp. 82—96.

⑥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 13.